

史外明春

著水恨張

行發經書界世

民國三十四年一月零版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春
明
外
史
(全四冊)

實價國幣 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函索)

著
者
張
恨
水

發
行
者
陸
高
澄

發
行
所
世
界
書
局

張恨水傑作

落霞孤鶩
全書二册
三十六回

本書出自當代著名小說家張恨水君手筆，曾被採為電影脚本。論其情節，引人入勝，其結構，超脫不凡，而筆力紛繁，文辭，更饒有之。其描寫世態之炎涼，環境之逼迫，尤能使入回聲一哭。

滿江紅
全書二册
共四十回

本書亦係張恨水君作，全書中，其描寫世態，當與神與藝會，其對於心，則於世所定，適益其眼，則又於世所下，其如長江天河，一瀉千里，其蘇之遺風。

世界書局發行

日兩茶，已是一頓，梳了一個臉，看見沒吃，慢慢的就走出大門。只見田
 大媽坐了一輛人力車迎面而來，富家駒見了他，他卻沒有看見富家駒。車子到
 了門口，就停住了。田大媽給了車錢，慢步就要回屋去。富家駒忙叫住道：田大媽
 白一陣，張口結舌的說：大媽在屋裏呀？在那兒呢？富家駒微笑道：昨晚我沒回去，
 住在這飯店裏，剛才起來呢。田大媽道：我昨天，昨天晚上太晚了，回不了家，這可真
 對不住。富家駒笑道：是我懶得回去，才不回去，也沒有什麼對不住。田大媽這時
 候來了，到飯店裏找誰？田大媽道：上海來了一個人，要請我，若娘到上海去，我去回
 斷他呢。富家駒道：這是好事呀，回斷他作什麼？田大媽道：唉！話長，再說罷。田大
 媽說完這話，忽忽忙忙，就進飯店去了。富家駒在街上雇了一輛車，垂頭喪氣的回家。
 一進房門，就見做伴擺置了一個字條在桌上，拿起來一看，上面寫道：老富，昨晚藥
 呀！這時候還沒回來。錢留字。富家駒也不知道心中火從何處而起，一把就將他撕了，
 扔在地下，便倒在牀上，搖着兩隻眼想心事。聽差走進房來說道：後面楊先生說了，你

回

起陣心終乖驕蝶

不須京兆

詩屠沽

回來了，請你到後面去坐。富家駒正也沒了主意，和楊杏園談談，辭別也好，便走到後面。只見楊杏園捧着一本英文書，繞在沙發椅上看。富家駒道：楊先生還是這樣用功。楊杏園將書一扔，笑道：我很有到美國去玩一趟的野心，所以幾句似懂非通的英文，總不時的溫習一兩回，以備將來出洋應用，其實這倒是妄想了。我還是能和賢昆仲掉一個地位，我這個希望，就不成問題，可是天下事就是這樣，想不到的難於登天，想得到的，反而看作平常。富家駒心虛，生怕楊杏園繞着圈子說他，不免臉上加了紅起來，笑道：這些日子，我實在荒謬極了，學校是沒有去，錢也花得不少，從今日起，我要改過自新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你怎樣忽然覺悟起來了。富家駒歎了一口氣道：唉！我到今日，才覺得船優並稱，實在是至理。把愛清建築在金錢上，那完全是靠不住的。楊杏園道：我

不這樣子，定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何妨說出來聽聽？富家駒道：我不好意思說。因為

勸我多次了，我總是不覺悟。楊杏園笑道：這樣說，大概昨晚香玉的事了。他有一

代勸你不住嗎？富家駒也不隱瞞，就將自己昨夜在晚香玉家打牌，和在飯店裏賭錢

事，一一說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你這弄成了個韓香下風頭香了。富家駒道：說出

者不肯信，連這個偷字，我都是不能承認的。我想，我昨晚倒住在上風，

下風頭了。香園不覺觸起他的舊恨，

那

第一道：都道千金

代？以後還是下帷

讀書罷。像你這樣年輕，前途大有可為，在花天酒地裏，把這大好的光陰混了過去，豈不可惜？不是你自己說破，我也打算勸你一番。現在你已在情場上翻過筋斗，這話，我就不用得說了。富家駒道：楊先生常常看佛書，要怎樣入手，一定知道。像我們從來沒有研究過佛學的人，也難看佛書嗎？楊杏園笑道：何至於此？受這一點刺激，你就看破紅塵了嗎？老實說，佛家這種學說，把世事看得太空了，少年人看了，是萎靡喪元氣的。富家駒道：那末，楊先生看什麼看佛書呢？楊杏園道：我是老少年了。你我何可並論？況且就是我許多地方，也未離兒俗，這佛書算是白看了。我以爲倒不必看佛書，就是把你所研究的功課，設法研究出一些趣味來，那些牢騷，自然也就會丟掉的。富家駒道：從今天起，我要把功課理一理了。況且不久就要年考，真要鬧個不及格，那倒是笑話。楊杏園笑了一笑，也沒有說什麼。在這一天下午，楊杏園接到李冬青一個包裹，裏面是幾件衣服，要楊杏園轉交給史科蓮的。楊杏園便打了一個電話給史科蓮，問道：衣服是送過去，還是自己來取？史科蓮說：自己來取，請明天上午在家候一候。到了次日，史科蓮果然來了。楊杏園道：年考近了，密研史，還有功夫出門？史科蓮道：唔！不要提，爲着一個同學的事，忙了四五六天，還是沒有頭緒。楊杏園笑道：大概也是一個新闖的青年。史科蓮道：從前也許是奮鬥的青年，現在要做太太了。楊杏園道：這一定是很有趣的事，可以宣佈嗎？史科蓮笑了一笑道：我想不必我宣佈，楊先生也許知道。

，因爲這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了。楊杏園道：是了，彷彿聽見人說，世校有個學生，好好的跳樓，就是這個人嗎？史科蓮道：正是他。於是把蔣淑英和洪慕修一番交際，略略的說了一遍。又說蔣淑英常洪慕修的交涉跳樓，他跳樓之後，還是到洪家去養病。他的情人張啟生，因爲加我見過兩面，麻煩極了，天天來找我，叫我給他邀密斯蔣見一回面。我幸想不煩他，但是我看他實在受屈，所以曾去見了密斯蔣兩次。真是奇怪，那密斯蔣住在洪家，竟像受了監禁，一切都失卻自由，我真替他不平。說時，臉也紅了，眉毛也豎了，好像很生氣似的。楊杏園笑道：早就聽見密斯李說，密斯史爲人豪爽，喜歡打抱不平，據這件事看起來，真是不錯。史科蓮道：並不是我多事。密斯蔣和我相處很好，差不多成了姊妹了。我見他做那個姓蔣的軟蛋，非常的奇怪。我們每沒有寫買身字紙給人，這個身體總是我的。爲什麼讓人家困住家裏，不能出大門一步呢？楊杏園道：北京是有法律的地方，那蔣洪將把密斯蔣關住，和強盜差不多，是擄人綁票，可以叫那姓蔣的，以密斯蔣的朋友資格，告姓蔣的。史科蓮道：我也這樣想過，可是密斯蔣不承認姓洪的關住他，那又怎麼辦呢？楊杏園道：他不至於不承認。史科蓮道：就是因爲這樣，我才生氣呀！昨日我到洪家去了一趟，我告訴他姓蔣的天天找你，你應該去見他一面。他說：我姐夫不讓我出門，我也沒辦法。我說：行動自由，你姐夫能干涉嗎？他說：並不是他干涉我，他總勸我養，我不能拂他的情面。楊先生，你想這人

說話怪不怪？爲顧全情面，鬧得行動都不能自由了。楊杏園聽了他的話，仔細一揣想，不覺笑了起來。說道：他的話，說的並不可怪，不過新斯史沒有聽懂，怪得倒可怪了。你想，一個天天要他來，他不來，一個隨便一留，他就不去。這那真是人家軟禁他？分明是自己願要受軟禁。說看他和他姓張的妻兒交好，你不管也罷……楊杏園說時，望着史科進，似乎下面還有話，他忽然淡笑一下，又收住了。史科進道：我看……如此。不過我很替他發愁，他若是不回來，學業固然是荒廢了，恐怕還不能有着什麼好結果。我今天還去看他一次，作爲最後的鼓勵，他真是不覺悟，那也就算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不必了。天氣很冷的，在路上跑來跑去，冷則……叫飽了西北風，人家也不見請。不如在我這裏便飯，然後將我的車子送新斯史回寓去。史科進道：冷倒不怕，就是怕去了，遇見那個姓洪的。我看……那種殷勤招待，一臉假笑，就堪有氣。楊杏園笑道：幸而新斯史到我這裏來，我及隨便的。不然，新斯史倒要厭我一派虛情假意。史科進笑道：我說話是不加考慮的，楊先生不要誤會。楊杏園笑道：我也用不着疑心，因爲我招待得還很冷淡呢。正說到這裏，只見聽差捧了一個托盤，端着一壺咖啡，兩碟奶油蛋糕，送到茶几上來。聽差將咖啡用了兩杯，自走出去了。楊杏園折過着新斯史，新斯史真的點頭。一塊一塊咖啡，爲什麼又這樣痛苦？楊杏園道：……苦。史科進道：……苦，爲什麼要放

許多糖呢？楊杏園這才省悟過來了，一看手上，兩個指頭，還箍着一塊糖呢。史科蓮一說破，越是難堪。便笑道：我聽了密斯史所說密斯蔣的事情，我正想得出了神，我不知道所云了。史科蓮也暗暗看出他的意思，並不客氣，一面喝咖啡，一面吃蛋糕。因為這樣，楊杏園也不便再說請他吃飯，又盪了一會，史科蓮告辭要走，約了年考考完，再來暢談。楊杏園和他提着東西，送到門口看他雇好了車子，上了車，才轉身進去。史科蓮到了洪家，一直進去，只見蔣淑英圍着爐子，在那裏結紅頭繩的衣服。他看見史科蓮進來，連忙將那衣服，交給旁邊的老媽子，讓他帶去。笑問史科蓮道：學堂裏開了我嗎？我現在身體全好了，決計明後天回學校去。史科蓮見屋子裏並沒有人，便問道：你這話是真的嗎？蔣淑英臉一紅，說道：我前前後後想了幾夜，覺得還是回學校去的好，況且年假到了，我總要去考一考。史科蓮見他已這樣說了，當然用不着勸他，而且談了沒有多久，洪慕修就回來了，自己不願多坐，便回學校去。洪慕修笑問蔣淑英道：你這位同學，年紀很輕，衣服又很樸素，倒覺得澹雅宜人。蔣淑英道：你不要看他年紀輕，他很能奮鬥，他現在念書是他一個人的學動哩。洪慕修道：這過渡的時代，青年男女，真是危險，據我看，十個就有九個發生了婚姻問題的，蔣淑英道：你不要斷說，他自己念書，是因為他寄住在親戚家裏，不願看人窺的顏色，因之離開那些人自己幹自己的，並不是爲了婚姻脫離家庭。他自己的婚姻，我想他一定完全作主，誰也干涉不了，誰也被壞。

不了。幾位老兄得話中有刺，究竟：那是自然，誰也不能干涉誰。潘淑英聽着這種說
話的機會，便急急地應道：「姐夫！我住這裏叨擾許多天，我實在不過意，我要回學校
去了。洪嘉修聽他這話，臉上並不表示詫異，很自然的答應道：「二妹怎樣客氣起來了？
我怕你是把話說反了，難道有什麼事不要應了。潘淑英道：「笑話了。姐夫這樣招待，還有
什麼不安適。與到姐夫這裏來，原是虧虧，現在病既好了，我怎麼還在這裏叨擾？況且
馬上要考年考，我當然要回學校去考的。不然，我怎麼去留級？洪嘉修道：「那當然。
今天晚了，二妹不必去。明天去罷，用功也不在這一天。今天晚上，我請二妹吃小館子
，吃完飯，一同去習跳舞，這對我且歡送你。潘淑英道：「我又不出京，歡送什麼？洪嘉
修道：「實在因你分師出世以後，你看我不少面忙，這算是我謝謝你。潘淑英道：「這樣說
，我越發不敢當了。洪嘉修笑道：「其實我這笑話，不過因你當學生官，今天晚上開紀
念會，就有個派員，順便請一請你。潘淑英道：「原來是這意思，這會的集會，聽了洪嘉修這
樣說，便欣然的答應去，一到了六點鐘，洪嘉修先換上了一套華麗的西服，便問潘淑
英要穿長表，短短表，或是帶手錶，你這都有的。潘淑英道：「不必費事了，我就
是隨身的衣服。洪嘉修道：「二妹西裝是實人，你說外行話了。像這種會裏太太小
姐們，是這穿這樣，也是有的。潘淑英道：「這會裏的表，人家是要夾的。潘淑英
道：「若是非穿華麗的表不可，我就去買了。洪嘉修道：「你且想這有的，就可以

挑一件穿，爲什麼不去？於是找了一把鑰匙交給蔣淑英，一手插在褲子袋裏，站在一旁，含笑看戲。蔣淑英正撥弄着衣色鮮明的衣，兩人談話。她一看，那是一件黃電印的綠色的花軟褲，也是閃閃生光。洪慕修在一邊看說道：就是這件好。

多做了二頁呢。那帽同裝。洪慕修到一處意外財，有一千多塊錢，所以你姐姐做了一件上等衣服。這也是老做的好，他只穿了一件，所以這件新的一樣。你穿着試試看，一定很合身的。蔣淑英一看，也是這件衣服好，洪慕修上。索性把衣服抽出來，找了姐姐的一雙鞋子換了。立而，便一洗寒素之態。洪慕修因爲天氣冷，坐人力車是不好，叫一輛馬車來，和蔣淑英同坐。並把他夫人的皮外套，親自給蔣淑英套在身上，然後才一路出去。到了留洋學生會，一看那朱漆的大門，四柱落地，一盞大月珠燈，照得通亮，氣象已非凡。門口汽車馬車，擺了兩地，趕會的人，紛紛進去。這地方真是能表出，人在這處武兩方文明，好有進門的人，無一個男的不是西服，無一個女的不是綉羅縐紗，脂粉流香。而且很多是一對一對去。蔣淑英心裏想道：幸而我換了衣服來，不然，我真不好意思下車了。洪慕修把他扶下車來，二人進去。裏面果然是鏡光豔彩，雁鳥交頸。東邊又做戲，坐着許多男男女女，在裏休息吃東西。洪慕修和蔣淑英到了二副坐頭，隔着兩邊過來，要了兩份大菜。蔣淑英一面吃飯，一面看那吃飯

的人，那是男女並肩，談笑風生。那赴會的人，紛紛而來，越發的多了些。喝過咖啡，也就跟着洪慕修去跳舞廳去。這時，那院子裏的松架掛着五彩綢燈，和那迎風飄蕩的萬國旗，互相映輝。跳舞廳裏，燈光如畫，一對一對的男女在舞動的笑着，在人堆裏找着朋友說話。兩邊音樂隊裏頃刻奏起樂來，這裏男女各自成雙，就擁抱着跳舞。洪慕修低着聲音，輕輕的問蔣淑英道：「二妹，你也會跳舞嗎？蔣淑英道：『可惜，我不會這個。你若知道，我們也可以加入。』說着話，只見一個豔裝女子，坐在一邊，來了一個穿漂亮西服的男子，和他行一個禮。說了幾句話，兩人就挽着胳膊，加入跳舞隊裏去了。蔣淑英道：『這跳舞也可以和生人來的嗎？』洪慕修道：『輕輕的說道：別說外行話了，人家聽見好笑呢。』蔣淑英道：『那末，你怎樣不去找一個人跳舞？』洪慕修道：『我是可以去的，丟下你怎麼辦呢？我們看一會罷，』就走了。這間的氣氛，足足鬧了兩點多鐘，蔣淑英看時間過得很快，一點鐘會也散了，方才坐車回家。洪慕修在汽車上問道：『你覺得有趣嗎？蔣淑英道：『有是有趣，但是這西的交際地方，我們當學生的人，不宜常來。』洪慕修道：『那有什麼？跳舞廳裏：』洪慕修道：『這話就不對，人生不過幾十年光陰，不找些樂事，老老實實的過着，那是何苦。尤其是人在青春時代，是學生最貴的一段光陰，若不在這個時候找一些樂事，到了年老，自己就有那種寂寞，遺憾不待言了。』世是不到一個相當的伴侶，回想今日之可憐不可憐？蔣淑英笑道：『

你這樣，青年人不要該做事，是應該玩的。洪慕修道：做事也要做事，玩也要玩，那幾刻苦讀書的人，我以爲是沒有看過讀書，究竟是個傻子。蔣淑道：到了這聖華書中，寒來就受，一讀而過。那上洪慕修道：吹吹空空，清清也覺個人坐在堂一場，有什麼不快活快活？那些同會的男女，一對一對，比了精神上的愉快，物質上也是享受不盡，要說青年人，何必這這樣尋快樂，才算讀書。他心裏高懸想者，自己依舊有洪慕修坐在車裏，只是出神。他的手被洪慕修握住，也不覺到了家裏，已然是夜深，老媽子伺候着茶水已畢，便已走開。蔣淑道：喝了一盞茶，便已回房睡去，洪慕修道：二妹，你別忙看睡，我有一句話問你，蔣淑道：什麼事？洪慕修道：你明天早晨要回學校去嗎？蔣淑道：年考他到，我，能不去。洪慕修道：一會，問意：那能留不住的。蔣淑道：你讀書等，也不能讓客把正事都丟了。洪慕修道：二妹要是走了，小兒兒就要鬧了。因心動而不下你。蔣淑道：沒有別話，至親莫過於他的母親。他的母親把他丟下，也就算他丟下了。我問他有什麼深切關係，那有丟下之理？洪慕修道：正因為他沒有母親，才要他呢。說得這話，洪慕修一看蔣淑道，更覺沉重，萬難難，於是又自道：放你這話，蔣淑道：道：二妹，你的心裏，你還不能諒解嗎？我覺得我們要過這一生，幸福，心裏是會存。蔣淑道自和他，既難以來，已經心神不定，及至他表示很懇切的樣子，要蔣淑道，自己心裏就亂跳起來。便道：身去，背

側着洪慕修坐下。洪慕修搶着上前，握住了蔣淑英的手道：淑英，我願心早就是你地
 了。我希望你記着你姐姐的話，可憐小面兒無分，允許我的要求。蔣淑英道：姐夫，你
 放手，我有話和你說。我老實告訴你，我是早與人有婚約的了。洪慕修道：我也知道一
 點。但是讓我忍，決沒有人能忍這苦受你。而且教你嫁給那無才無德的青年，去吃辛苦
 ，我也恨是不忍。你今天晚上，只有到舞會裏那些入嗎？他列在冬們快活？你我
 二人，若是能合作起來，也就一樣的可以快活起來。你若是願意吃苦，不要幸福，那
 是你的自由。可是我若不肯管你，我這幾個月的家事，付諸流水，我今生沒有希望
 了。我就死在你面前罷。說着，就跪了下來。蔣淑英道：你這是何行麼？有話儘管說
 來說。洪慕修道：你不答應我的婚事，我就不起來。我不但無面見別人，而且無面見你
 。我這一生的幸福就靠你這一句話了。淑英！你忍心不答應我嗎？你一點都不能憐惜我
 嗎？你這一走，我只有兩條路，一是出家，一是自殺了。說着，那聲音越短促越發慘，
 竟會掉下淚來。於是舉起衫袖，在臉上擦淚。蔣淑英道：這也不是什麼悲慘的事呀。你
 怎會哭起來？洪慕修見他一說，越發的大哭起來。嗚嗚咽咽，鬧個不止。蔣淑英坐在椅
 子上，他就伏在椅角上哭。蔣淑英本想詳詳細細解說幾句，無奈他哭得越發不起頭來，無
 詞可進，真鬧得蔣淑英沒奈何。只得說道：你這也不是惱哭的事呀，有話你起來再說。
 洪慕修道：淑英，你答應了我的要求嗎？蔣淑英道：我也有我的苦衷，你讓我慢慢的對

你說，你只管起來坐着。你這樣子，倘若老頭子纏了進來看見，怪難為情的。洪慕修道：那我不管。你答應，我怎麼想。蔣淑英道：你這樣子，叫我怎麼說呢？洪慕修看他的樣子，差不多算是鬆了口了，這才兜過起來。蔣淑英道：你對我這一番話意，我也是很感佩的。但是……洪慕修一聽他這話，但是兩個字，趕快的攔住說道：你的……我都願意。只是你願意答應我的婚事，洪慕修有人有關於你。蔣淑英道：既然沒有人干涉我，洪慕修！已的良心可以干涉我。洪慕修道：我對你這話表示誠意，難道還不能和你一分同心嗎？不然，為什麼應了我的婚約，你良心就要干涉你？蔣淑英道：我不是那樣說，你不知道我這說一個性真的話？洪慕修道：認識他要什麼緊呢？無論男女，一個人總有幾個朋友。就是朋友關係密切，卻也不能干涉朋友的婚約大事。蔣淑英道：你可知我和他的關係？洪慕修道：我全知道，你不用說了。你若不能允許我的要求，就說不字。只說你說了這話，斷絕我的妄念，我自自然有我一番打算。蔣淑英在洪家住了這久，受了洪慕修種種優待，心已軟了一半，這是不能堅決拒絕者一。加之，洪慕修是個讀書人，對於實質上的供給，很是令人滿意。張敏生呢，只是一個窮學生。這其間，當然洪慕修可取，這是不能堅決拒絕者二。若說到感情，洪慕修目前的情形，簡直以性命相爭，這又是斷斷不能堅決拒絕者三。惟其如此，所以總想洪慕修說，不要來，實行說出一個不字，卻沒有這勇氣。但是要說答應呢

，自己和張敏生雖沒有正式訂婚，但是兩人必然成爲夫妻，都已默認。就是朋友方面，大家常常說笑，也成了公開的祕密。這時要拋棄姓張的，一來不忍，二來怕生枝節，三來怕外人議論。因此在允與拒兩字上，自己都不能決定。嘗蔣淑英盡量猶豫的時候，洪慕修握着他的手，做很懇切，誠實意的樣子，喚他答應。洪慕修越是這樣，他越是有主意。洪慕修道：你到底怎麼想？你若是不願意，我就當你默認了。說時，蔣淑英一關，把背撐着門，靜靜的立着，聽蔣淑英的吩咐。到了這時，蔣淑英不依允，也只有依允的一法了。到了次日，蔣淑英已上學的事，據洪慕修的意見，索性正缺少人支持家政，蔣淑英嫁過來了，就不必到學校去，年考不在考，就不成問題了。他這天既無意到學校去，更替運料定他已實行要離姓洪的，也說不去再多的事。可是此日下午，張敏生又到學校門房裏來，請史科運。史科運也不讓馬上接待室，就在學校門口攔着張敏生正色說道：張先生，我們並不是朋友，我不過因密斯蔣的關係，給你帶了幾回口信。現在我對於多這回事，你們的事還是請你們自己去解決。張先生常常到我們學校裏來，很不合適。我要請你儘快說話，彼此都應該離嫌疑才是！張敏生拿着帽子在手上，說敏的勸了一回躬，說道：史先生，密斯英，非常任俠，所以敢來問一兩句話。而且我聽了這話，也沒有他再去打聽密斯蔣的消息，只好來麻煩。既然密斯英認爲不便，以後決不敢來煩擾，改日，再身就走。自己這話，說得悲忿，現在又被史科運說了

幾句，越發的難受，他自己一人，一面走着，一面低頭想心事。這頭一看，路旁有一家大酒缸，忽然想起喝兩茶。於是走進酒店，就在那大缸邊坐下。這種酒店，是極其簡陋，一個一丈來寬的鋪面，裏面擺列着兩口大缸，酒缸，倒有一小半埋在土裏。缸面上，鋪着缸蓋，也像桌面似的。上面擺着幾小碟菜，什麼油炒麻花，花生豆，鹹鴨蛋之類。另外有一張一尺見方的桌子，橫擺在小壁後面，上面也擺了幾個小碟子。只見一個五十來歲的人，一杯酒放在小几邊上，一手拍扶膝蓋，一隻手扶着酒杯，出神，看他嘴上也有幾根稀稀的長鬍子，他不住的把手去慢慢搓着。張敬生正和他對面，他也偷看了幾眼。這酒店裏，就是掌櫃一個人，沒有夥計，他正煮着饅頭，幾隻小瓦罐，在那裏看小報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只見張敬生進來坐下，他忙丟了報紙，笑着問道：你來做，喝酒？張敬生道：喝酒，來一壺白乾。有什麼下酒的？掌櫃的一看他穿西式大衣，不是主顧，大膽還是初次到大酒缸。笑道：我們這兒，可沒有什麼下酒的。待一會兒，有一個賣燒肉的來，你可以切些燒肉吃。張敬生道：好！你先把酒拿來。掌櫃在櫃裏，裏打了一斤角壺一壺酒，放在酒缸前，又送了一條抹布。這酒張敬生又看喝酒的那人，穿了一件羊皮黑布大馬褂，反捲着一層衫袖，手腕上帶着一條綠玉鐲子，完全是個舊式的人物。可是看的他胳膊，筋肉結實，連手拍頭黃黑，粗一個，並不像斯文人。他一雙眼睛，卻是連下眼皮來看人，好像不肯給他的眼晴一撇。一張馬臉，有幾個白麻子，臉